



陪伴

◎ 吴有涛

祖母的蓝围裙

◎童国华

我见到祖母时，棉田洁白一片，蜿蜒的岁月绕过童年，天边一望无际。我的小手把所有棉花都举过头顶，踮起脚尖要把喜悦小脸蛋送给天空白云的家里。

那时，祖母的慈爱和天空一样大，天上只有棉花，地上有棉花。

祖母是大一点的棉花
我是小棉花
被祖母摘进围裙的小棉花
都不会随风飘走

往后，只要是晴朗的日子
天空的蓝围裙
都会打开我的记忆
就像是祖母带我回到棉田
包裹里，洁白的棉花
一朵接一朵

我也成了足球迷

◎宋继高

真没有想到，我在年逾古稀的年纪竟也成了足球迷。

在过去长达70多年的人生岁月里，我从未看过足球赛。我下意识地认为，足球狂野、不理性，球迷神经质、不成熟，有时场上还会出现球员与球员间的肢体冲突，场下也时有球迷斗殴，加上足协领导、球星们的锒铛入狱，都使我对足球没有好感。

迷上苏超，是从6月29日南通对决宿迁那场“海门之战”开始的。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看足球比赛，也是第一次与足球的近距离接触。

在持续升温的“苏超热”中，在南京PK苏州、淮安鏖战常州排山倒海的欢呼声中，在一票难求的巨大冲击里，我开始热切关注南通迎战盐城的“王位争夺之战”。此战主场在我的家乡如皋——如皋“支云”队的发祥地。早就耳闻苏超球票与刀郎门票一样一票难求，甚至其热度还更高些。刀郎演唱会传出30万人、50万人、80万人抢3万张门票的情况。而这次的南通与盐城之战显示有136多万人抢票，所以我早早布局，发动我认为脑子灵光的所有同事与朋友时刻准备抢票，他们说，好几部手机都准备好了，就等开票那一刻。

然而，7月14日20:00第一次开票，秒光。我的抢票团队一票未中。听说17日还有机会，我再次增加了抢票人数，终于抢到了一张，我获得了第二次现场观赛的机会。

一枚小小的足球何以蕴

藏着这么大的能量？我为什么会在古稀之年迷上足球？

都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那么我为什么会爱上足球呢？我想，从社会属性看，首先还是苏超的强大魅力，苏超“十三太保”之间各种各样既相互对立又符合逻辑的“梗”，各城市对决中那种舍我其谁、雄风万里的拼搏、决绝，以及不得不面对的种种不甘、无奈和遗憾，都极具感染力。更重要的是，看苏超球赛无须远涉重洋、万里奔波，在家门口就可以看到。所有这些都让足球赛以一种全新的姿态进入了我的视野。

从个人层面看，苏超所展现出的精神正好激活了我潜意识里的那种永不放弃、永不服输的血性。当前形势下，求生存、图发展，谁的面前不是一条艰难困苦的路？在这种态势下，我们需要足球的那种你争我夺的拼抢精神，需要足球的那种速度与激情。原来，我的内心深处一直呼唤着、期盼着一种新的能量和新的希望。苏超的横空出世为我找到了新的精神支撑和战胜困难——一种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原动力。

是的，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！一支军队需要“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压倒”的气概；一家公司需要“泰山压顶不弯腰，困难面前不低头”的意志；一个人需要不忘初心，勇往直前的勇气；同样，对一支球队而言，需要一种敢打敢拼、勇抢勇夺的顽强作风！

现在，我终于明白了苏超

飘过我童年的小村子

今天，我的小村子搬进了高楼

童年的小棉花变成小蝴蝶
在光阴中摇曳不定
祖母的额头由棉花又
变成了故乡油菜花：回到
天空
撕下一页遥不可及的风景
蓝围裙里的流云如白驹过隙

紫琅诗会

心窗片羽

捞水草种菱角

◎龙水

春夏以来，气温攀升，我家旁的小河里水草如脱缰的野马肆意疯长。曾经清澈的水面被水草盖得严严实实。每逢雨天，河面上漆黑一片，乱蓬蓬的水草犹如无数根纠缠不清的黑线；待到晴天，那些蠕动的水草又好似数不清的蚯蚓，看得人浑身发怵。

看着被水草“吞噬”的水面，一个念头在我心里萌生：自己动手，权当活动一下筋骨。我把想法和妻子一说，她欣然赞同。5月底的周六中午，在外甥女的联系下，我们来到一户农户的竹园，精心挑选并砍下4根笔直的长竹竿。要知道，人工清除水草，结实、有韧性的竹竿是最关键的工具。我扛着“武器”回家，连午饭都顾不得吃便赶到河边，开始了这场水草攻坚战。

我伸出两竿，呈“八字”形分开，用力将其撇至水草底，随后慢慢收拢，边收边顺时针搅动。我握紧竹竿往上一拉，水草便被带出水面。将竹竿置于岸上，前部着地，两手抓住根部前后抽动几下，挟裹着泥水的水草便成了我的“战利品”。两小时后，衣背湿透的我终于将靠我家这边河里的水草清理干净。

周日清晨，我又带着竹竿来到河对岸。或许是头天消耗了太多的体力，仅清理了约20米便腰酸背痛，手上还磨出两个大血泡。我实在支持不住，一屁股坐在地上。妻子见状，接过竹竿。她动作娴熟如行云流水，一团团水草被捞起，又被整齐堆在岸边的玉米根下。一个早上的工夫，我和妻子将对面的水草捞了上来。但是，河的中心地带，尤其是西侧的河中心，还有一大团水花生长得枝繁叶茂。我向来秉承“要么不做，要做就做到极致”的原则，当即下定决心，誓将这些“残余势力”一网打尽。

趁妻子午休之际，我穿上反穿衣和短裤，从家门前的水桥下到齐胸深的河中。河水还带着凉意，我忍着不时被玻璃、砖瓦等碎片割破的疼痛，艰难地接近河

江海风物

中心。一个多小时后，河中心的水草被清理干净，我终于来到那片密密麻麻、在阳光下泛着光泽的水花生区域。

此时，妻子循声而至，见我下河，很是心疼，急忙跑回家拿来钉耙递给我：“用这个把水花生拖到岸边，我再捞上来。”我举起钉耙用力砸向水花生，可它异常结实，一起下去只拖上来一小把断裂的茎叶，而偌大一片水花生纹丝不动，宛若磐石。

我调整位置，高高举起钉耙，狠狠砸向其顶部，就在我用力向后拖时，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——一条灰黄相间、足有1米多长的水蛇从水花生里窜出，又摇头摆尾地钻进了草丛。我强压下内心的恐惧，紧紧握住钉耙，身子向后倾斜，拼尽全力拉扯。终于，那团庞大的水花生开始松动，跟着我的钉耙缓缓移向岸边。妻子眼疾手快，挥起另一把钉耙，将水花生一点点往上拖。不一会儿，岸边的水花生堆得足有一人多高。

在我俩的通力协作下，这条在我家地段有50多米、曾被水草盘踞的小河终于华丽蜕变，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。清凌凌的河水在阳光下闪着碎金般的光芒。看着眼前的成果，身上的疲惫瞬间烟消云散，就连我脚上被划破的伤口也不觉得疼了。

洗完澡后，我打电话四处打听，得知一位朋友的丈人家河里刚有长出水面的菱角藤。第二天下班后，我和朋友驱车前往，捞回了满满两桶菱角藤。热情的大嫂还教了我种菱的方法。妻子和侄女整理出一根根菱角藤，将七八根藤扎成一束，在藤尾系上一块小砖头，这样既能让菱角藤扎根水底，又能防止被风吹走。我则负责将它们小心翼翼地投进河中。

暮色渐浓，月光如碎银般洒向河面，小河迎来了新的“居民”。一簇簇菱角藤浮出水面，四方的叶子层层环绕着菱蕊，与河水相依相伴，构成了一幅如梦如幻的田园画卷。